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四

序十一 八首

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公巡撫宣府序

贈山東按察副使張君兵備曹濮序

贈山西按察副使艾公兵備易州序

贈山東僉憲孫君兵備武定州序

贈貴州憲副張君序

贈憲副初君之雲南序

贈湖廣叅政虹川端公序

送吳侯守備安慶序

目錄畢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四

大梁李濂川父

序十一 八首

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公巡撫宣府序

宣府古朔方之域其地有層山峻壁腴田沃壤可耕
可守可伏可戰而飛狐紫荊居庸之險控扼千里所
以藩屏 皇畿拊戎狄之背而搯其吭蓋天下之雄
鎮云慨自石晉時沒於契丹而嗣淪於金終宋之世
不入中國者四百餘年 高皇帝聖武平胡廓清
函夏 即位之初謂地瀕沙漠乃盡徙居民於關內

洪武壬申始立宣府前左右三衛築城堡峙芻糗命將屯兵以鎮之 文皇帝定鼎燕京而是鎮遂爲三輔去 輦轂僅三百餘里埃壘亭障益嚴以密宣德庚戌 始立萬全都司統攝十有九衛所五路六營五十三城堡曠弩突騎之士凡十萬有奇隊分部聚呼吸響應故西北要害重地茲鎮爲冠而大同次之永宣以來兵食充牣烽燧不興吏民相安於無事維時巡撫其地者又往往稱得人乃若墾田增戍多所建白則有崑山之葉文莊運籌出奇破敵走虜則有黎陽之王襄敏紀律嚴明虜不敢犯則有單縣

之秦襄毅之三先生者皆所謂內臺之雋英北門之鎖鑰也余曩承乏晉臬巡行關徼每見朔方之故將老卒塞翁野叟猶能道三先生經畧之績甚偉歎欬感歎追思不已烏虜何其善於撫馭遺澤深厚而使人誦說弗忘如此邪比歲醜虜繹騷兵食不足較諸三先生所處之時寔大有難者非得閑猷卓識身繫天下之望者以撫之則邊事奚賴焉今年夏五月宣府巡撫福山郭公晉少司馬總督宣大軍務 朝議僉薦河南按察使麟山李公遂甫克戡厥任乃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命往代之六月之吉 璽書

臨汴公杖鉞啓行而藩臬舊僚諸君子屬余贈言余寡闇無知其何以復無已則舉儒生之恒談以告可乎昔者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愚意今日之所患者無踰於此語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又曰石城十仞無粟莫守言食最急也今邊陲告匱必請之內帑內帑不繼必謀之糴買而糴買之令民困輓輸亦豈策之善者乎竊聞赤城獨石洋河雲川之墟土脉肥壯竝可種作清理屯田且耕且守苟獲一鍾可省轉運十鍾之費此非今日之所當講者乎史冊所載趙充國之田金城孔明之田渭濱羊祜

之田襄陽咸用是道也上谷之民古稱驚悍材武不憚征陣懷以恩信人樂效用誠簡閱什伍汰疲弱而拔驍健則行間之呂蒙幕下之武穆何代無之所謂兵不貴多而貴精不但得兵而亦可得將行且見之矣夫恩信既著教化易行人心聿孚士氣自倍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捷執殳荷戈之夫皆慕義感德之士也又焉有驕肆不用命者乎繇是知兵食兩足而民信雖聖人一時詔門弟子之言實千萬世行師之要也公沉敏果毅本之以學術嘗分守雲中威惠茂著宣府將士蓋稔聞之茲行也經綸展布盡摠其蘊

負之竒邊陲利病以次興罷行見五路又安六營整
肅隱然爲上谷長城而三先生者不得專美於前矣
出車之三章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
于襄請歌是詩於祖筵以餞公之別

贈山東按察副使張君兵備曹濮序

嘉靖乙巳秋七月河南省參議張君汝功奉簡命
擢山東按察副使兵備曹濮余曩承乏晉臺與君有
文場一日之雅君將去汴之齊過敝廬而問政焉余
諗之曰朝制之設兵憲于曹濮也得非以其地界
三省之交寇賊姦宄易于興發而爲之備歟曰然曰

兵憲開府一方柄專責鉅凡吏治得失民生休戚河
防獄訟盖無一弗當察而獨曰兵備云者得非以弭
盜爲尤重歟曰然曰古之善治盜者稱龔遂君之所
悉也昔漢宣帝時渤海盜起二千石弗能制丞相御
史薦遂才足任帝召見問遂何以治渤海遂對曰將
勝之邪抑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耳當是
時遂弭盜之策已慮之審矣乃單車之任下令曰諸
持鉏鈎田噐者悉爲良民持兵者乃爲盜於是盜皆
棄其兵弩而持鉏鈎四境靖安不復知有盜至今烈
耀史冊爲漢名臣治盜者舍是無足法矣曰遂之爲

渤海也守也今叙之東也臬也臬之於守政體弗同
也可以守之政而達諸臬歟曰守與臬職雖弗同咸
以爲民也顧守之令施諸郡中而已臬司出尺檄于
行臺之上颯馳雷動倏忽千里譬諸順風而呼乘雨
而播豈不尤易乎曰叙聞遂之治渤海也慰撫牧養
政尚寬簡抑古今異宜古之民也樸今之民也頑寬
簡之政亦可行于今歟曰世有古今民無古今也君
不聞醫之療病乎善醫者先元氣而後攻擊則正氣
勝而邪自祛苟肆攻擊而忽元氣邪未必祛而元氣
索然矣岐黃之術亡是也矧君子之所謂寬非以縱

爲寬也弗事苛急而已君子之所謂簡非以畧爲簡
也弗爲繁碎而已其或以縱而爲寬則害治孔棘是
芸田者之弗薶稂莠也以畧而爲簡則庶事廢弛是
居貨者之弗戒扃鑰也夫豈政之善邪臬陶贊舜曰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蓋言其簡有要而寬有制也古
帝王治天下之道亦如是焉耳矣汝功登第二十年
歷仕中外皆有聲稱所謂有制之寬有要之簡見諸
從政者稔矣茲往也張弛適宜民懷頌作于曹濮也
何有余曩閱汝功試卷已與其有深學今睹其行政
又嘉其有懋績故于其別也特舉古名臣之業以告

之亦知君之才力足以副之也翌日其寮友徵贈言之篇余構思移日卒無以易前言者爰書以贈之

贈山西按察副使艾公兵備易州序

易州即古上谷郡今爲畿輔之地倚山爲固屏蔽戎虜蓋重鎮也夫西北之山東起醫無閭西接太行經國者因險設關亭埃相望其最稱要害者曰紫荆居庸倒馬而三關之中紫荆爲尤重蓋居庸險塞易守倒馬去京師稍遠紫荆視居庸則頗平視倒馬則逼近京師矣間嘗稽諸史傳自昔攻取燕者多由紫荆如李存勗之出飛狐克瓦橋關竟入燕執劉守光父

子以歸元主鐵木真敗金兵于五回嶺皆由紫荆入而正統己巳之變虜擁三萬騎入紫荆直薄都城時則本兵有于肅愍公指授諸將方畧分兵拒守虜失利遁去而廷臣南遷之議始沮由是觀之則紫荆之所繫較諸鴈門井陘豈不爲尤重哉比歲北虜犯順擾我疆圉辛丑趨平定壬寅鈔澤潞癸卯殘浮圖峪甲辰窺紫荆游騎突至唐完二邑密邇神京震驚甸服朝野咸以爲憂焉易州去紫荆八十里舊設兵備憲署以山西按察副使蒞之賜以璽書俾駐節行事屬者闕負銓部以汴省參議米脂艾公疏名

上請制曰可 命下届行左方伯永平李公徵鄙
言以贈竊聞中國禦戎守備為上天王有道守在四
夷我 聖祖以神武定天下至論北虜為患亦不
過曰當選將練兵以謹備之耳溯諸前古趙充國告
漢宣帝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卒之屯田
湟中計滅先零論者謂得帝王全師之道而宋真宗
時契丹南侵寇萊公請命朝士出知諸州戒之曰百
姓皆兵府庫皆財今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堡者
罔攸貸卒能却虜定難以致又安聿茲往蹟寔今日
之所當監者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其斯之謂乎

公之是行也安輯人民訓練士卒剷削險阻修築墩
堡儲峙芻糧閱實器械皆所謂急先務者萬一有警
則據險守隘虜不得入堅壁清野虜無所掠不惑浮
言而修實政不求近功而期遠圖不幸其不來而恃
吾有以待之則虜謀自覘有備而邊關無事矣公起
家乙未進士由南戶曹出僉浙臬有冰檠聲邇為汴
省參議分守河北減役節用士民頌之當路諸大老
咸知公才畧足任邊事之重乃有今擢行見樹立績
業為時良臣而當路諸大老知人之明益昭著云

贈山東僉憲孫君兵備武定州序

戊申秋九月開封別駕孫君文甫擢山東按察僉事
治兵事於武定州既拜命奉璽書以行其屬邑
儀封令葛侯之竒感君知遇之深乃走使夷門徵贈
言之篇余雅聞君之政事在鄭在真定在河防者頗
悉矧辱道義之好又重以葛侯之託其何以辭間嘗
閱遷史暨兩漢書泛觀古之循吏竊歆仰之以爲不
可復見乃今得若人于吾郡豈不良可喜邪昔者子
產相鄭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
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
不歸五年士無尺籍穆穆乎古之遺愛也君舉戊戌

進士筮仕鄭州守興學造士厚風正俗剪除煩苛惇
崇禮讓環溱洧之濱皆弦歌之地也君去郡垂十年
鄭人思之不衰至今大河之南稱守令之良者必指
屈焉君其聞僑之風而興起者乎龔遂之爲渤海守
也適歲歉盜賊蠭起乃移書勅列邑悉罷逐捕吏諸
持鉏鈎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於是慰養疲癯
勞來阡陌而郡中大治君自鄭移倅真定時隣境有
虜警百姓洶洶弗寧厥居君督修邊墻四百里民咸
得安堵樂業農畝不廢故家有餘粟野無饑色視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之政若出一轍恒山滹水之墟雖

謂之渤海可也當建武永平間王景之治河渠也自
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商度地勢鑿山阜截溝
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逾年渠成交豫之間無復潰
逸之患漢史美之君補倅開封職專河事甫下車日
擊曹縣墊溺乃先事豫防亟築遙堤數百里三閱月
而底績是歲之夏河流暴漲儀封之三家莊幾不免
君躬率吏民樹椿下埽晝夜視事不遑宴息而祥符
之馬家口蘭陽之銅瓦廂咸保無虞茲役也較諸景
修浚儀渠之勤夫豈多讓乎蓋奉職拯患體國之大
方興利卹民爲臣之恒分即君之三仕著績而令譽

日章測知山東之政必有聳人之聽聞者矣矧按察
之任益尊以嚴而風憲之權尤易以振厲展布以大
施惠澤于民整飭戎兵保障齊魯以寬 聖天子
東顧之憂繫君之所優爲者行見臬政有成台階荐
陟上以匹休古大臣之業不特如前所云公孫僑龔
少卿王仲通而已君其勉哉宣力弘猷始終一節不
以位高而逸不以宦成而怠不以時之難處而易其
素守公論之在天下萬古如一日也非君之賢余不
敢以是言進君其有味於余言哉

贈貴州憲副張君序

當事而奏績者存乎才因時而卷舒者存乎識守度而不可奪者存乎剛成是三者存乎學君子從事於學而有得焉則才益充識益進剛益大矣是故君子惟學之爲貴西蜀張君子英少以文學知名與余同舉甲戌進士主事戶曹監督太倉糧斛時有建陽衛官賂總督中宦欲乘臨倉軍糧照出乾沒者君不從坐是忤其意維時中宦煽霍欲中傷之百方踪跡竟無所得而止君遂謝病歸家食者幾六年績學俟時若將終身焉者 今上嗣統百度聿新君幡然北上復補戶曹監督南石渠等倉糧斛剷洗夙弊積逋

告完甲申改兵曹武選進員外郎丁亥擢河南按察僉事屬歲大饑分巡河之南北平反刑獄畫穀十餘萬斛晝夜焦勞鬚爲之白兩河疴羸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時劇寇充斥淇鄴震恐君明信賞罰擒勦殆盡三年之間政聲籍甚由是觀之則其當事之才因時之識守度之剛何如也今年春貴州按察副使闕負銓部擬君資望當擢 上可之命下屆行其寮友徵余言以贈余惟全蜀地靈萃於岷峨而岷峨之英鍾爲賢哲其在 國朝若冢宰寒忠定公司馬余肅敏公皆君之鄉先達也其勛烈在鼎鐘聲名在夷夏

典刑在縉紳之間夫人皆知之君才識剛果士林雅重自此荐陟近要而大行其所學繫於二公有光焉將使天下後世咸仰而羨曰蜀之多賢也如此張按察之足以紹其鄉前輩之休光也如此則君之名亦將與岷峨之山同其高且久矣君勉乎哉

贈憲副初君之雲南序

曩余守沔數過潛江之邑故知初君世胄之遠爲甚詳繼而承乏晉臬時君監鹺河東故知君憲度之修爲頗直比退處於汭密邇睢陳之郊而君適爲兵備僉事故知君保障之績爲最著嘗聞潛父老曰天之

報予善人也信哉觀諸吾邑初氏可見矣君曾大父沙縣公以懷材抱德舉於洪武大父清河公以賢良方正舉於宣德父省菴公以鄉試舉於成化慶源深遠乃有初君余聞之於沔者如此舊制河東之鹺專給邊餉而陝右華馬池鹺例不得鬻時總制大臣輒移檄鬻之河東之鹺尼而不行邊儲告匱君抗疏止之而河東之鹺政大舉余聞之於晉者如此睢陳當南北之衝壤連淮魯每值歲侵寇盜孔劇君既拜命稽首矢曰臣持節中土殫心宣力俾睢陳安堵於是修城隍練兵甲安輯小民咸樂生業余聞之於汭

者如此今年春君及考績之期河南撫按臺臣方擬保留而有雲南憲副之命諸寮友乃以贈言之篇屬筆於余且曰知初君者莫若子宜有以贈之也夫古之名閥世胄以家教聞者若常玄成柳公綽呂正獻韓忠憲其著也嗣是者其潛江初氏乎沙縣公之易直清河公之淵穆省菴公之虔翼風範猶存也是故聞風者興過閭者式君承其家學而訓其子姓若芳暨旦繼登科第他日勛業聲華後先相望則潛江之初天下仰之豈直爲楚之望族而已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推是道也雖天下可也而况雲南乎諸

寮友曰然請書諸簡以贈初君

贈湖廣叅政虹川端公序

余聞士君子之仕也通塞利鈍遲速險夷莫不有天定焉皆非人力之所能爲也間嘗攷諸古之人而益信斯言之不誣云粵在宋盛時有若范忠宣公純仁陳忠肅公瓘劉忠定公安世蘇文忠公軾唐質肅公介先後以直諫獲罪宰執擯斥遐域備歷艱苦卒之直道以久而著公論以久而明忌者去而薦者至召還闕庭升華躋要名與位而兩崇此之謂天定信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是故士君子直躬守道安寓俟時

惟求盡乎職業之所當爲者而已其于仕途所謂通
塞利鈍遲速險夷非惟弗暇卹而亦不必言矣當塗
虹川端公爲御史時嘗論劾樞要人皆危之無何出
知大名府再遷陝西苑馬寺少卿君浩然乞歸去倘
祥于龍山牛渚之間者越四五年侍母太恭人庭闈
怡愉若將終身焉者嘉靖丁酉南畿巡撫都御史平
溪侯公巡按御史同安游君交章薦之銓部乃起公
遼東行太僕寺少卿尋擢汴臬憲副兵備信陽甫下
車適歲大歉君賑饑撫窮詰禁姦宄疆域賴以寧靖
於是總賑少司徒蒲灣王公巡按御史鏡峯陶君咸

薦之辛丑巡撫都御史淺齋魏公巡按御史西郭陳
君會薦公宜典學校爲一方人倫師表不報今年秋
九月擢湖廣右叅政駸駸昌大柄用有期矣由是觀
之天定於君者何如也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公行矣
臺中諸寮友乞言以贈余素仰公之風節竊高其見
卓而守固邈諸既往驗之今日測知天道有在而方
來之福履未艾也敢推明天定之說爲贈言序

送吳侯守備安慶序

我國家設守備都指揮一員於安慶建牙開府

賜以璽書命其統轄九江安慶建陽三衛官軍修濬城池訓練士卒整飭戰艦緝捕寇盜其為江防計甚周且遠也今年冬十月安慶守備闕負職方氏上議曰安慶在九江之北三楚之南昔人所謂淮服之屏蔽江介之要衝而守備武臣宜慎簡以充茲擬河南宣武衛指揮同知吳子英堪任是職請擢用之俾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則江防幸甚於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吉水毛公具奏以聞 制曰可而吳侯適領秋班京操軍寓京師乃拜 命于 朝奉 璽書以行便道過汴而衛之舊寮重侯之別謁嵩渚子之廬請

一言以壯行色嵩渚子曰安慶余嘗游之矣憶昔正德辛巳余有四明之役道經皖城而天水胡子世甫適為郡守留余飲宴倡和泊城下者數日則見大江滔滔環城之東西南三面而大龍百子諸名山崇崗絕壁聳插霄漢南望金陵北眺中原余慨然思守封疆之臣焉胡子謂余曰今海宇寧謐四方無事子遊覽于此而思守封疆之臣何也余告之曰我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欲振作而興起之非才智勇略之士不可此余所以慨然而思守封疆之臣也余與侯同里閭雅知其才智勇略足以建功立事則于今

日之往也寧不為侯喜侯勉哉蚤夜矻矻務竭力於其所當為者必使江道肅清武備振舉以紓南顧之憂庶無負封疆之寄而余惓惓之所思者始慰矣書曰詰爾戎兵又曰慎固封守侯念之哉翌日視事江上督理既定幕府多暇時或擁騎而出旌旄前導躡皖伯之臺酌忠宣之祠尋李白舊題詩處竒峯秀水映帶左右其諸極平生之偉觀乎余衰矣恨未能聯舟南下以再遂勝遊也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四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五

序十二 九首

贈山西巡撫大中丞畢公歸養序

再贈畢公歸養序

送閔方伯考績序

送龍湫子東歸序

贈都指揮徐君致事序

送秦長史致事南歸序

送金訓導致仕還鄉序

贈開封太守白侯入覲序

贈開封太守劉侯入覲序

目錄

高渚文集卷之六十五

大梁李濂川父

序十二 九首

贈山西巡撫大中丞畢公歸養序

古有父子爵秩並躋顯融而勛名輝映先後者盛宋時得數氏焉韓魏公有子忠彥呂文靖有子正獻范文正有忠宣爲之子韓忠憲有獻肅爲之子天下至今誦之維時位登卿相而母在者惟宋宣獻富文忠二人而已嗚呼難哉巡撫山西大中丞濟南蒙齋畢公先考尚書公敷歷中外幾四十年忠藎在朝宁

膏澤在黔黎典刑在縉紳之間夫人皆知之中丞公
世濟厥美而宦業在河南秦晉三省者尤著母夫人
眉壽無疆疊膺 錫命古之所謂難者中丞公其備
矣乎嘉靖甲申 今上大禮告成推恩臣工乃贈
厥考爲資政大夫封母氏爲太夫人士林榮之明年
乙酉太夫人病于齊中丞公聞之驚愕欲上疏乞養
乃謀諸巡按是邦張儲二監察曰往予守汝寧時先
君謝政家居癸酉冬入覲過家將以覲畢請告而未
敢言先君知之面誨曰汝壯年正圖報之時吾筋力
尚健蚤歸何爲因齋志就道踰年而先君卒此終天

之慟也今母老且病予欲上疏乞養倘荷 皇仁賜
歸寔烏鳥私願爾言未竟泣數行下張君慰之曰捧
檄爲孝叱馭爲忠方今邊事甫寧士民賴公煦濡之
澤甚切太夫人天畀遐齡當勿藥有喜公盍爲三關
重鎮留乎儲君揖而進曰吾聞搃臂而參歸嚙指而
順悟公思侍太夫人而歸志浩然寔人子至情乞養
之請惟公其審諸公遂上疏亟陳母病思歸之狀言
甚悲怛 上可其奏且嘉公之孝特許侍養亦異
數也秋七月之吉公奉 詔東歸二監察咸謂公是
行不可無言以贈乃以序屬 句 漁惟二公挽留之辭

或篤於忠而孝行其間或急諸孝而忠紆於後所以
贈公者至矣顧濂懼劣復何言哉比辱公暨二監察
會薦于朝受知最深誼不容默輒敢叙次二君挽
留之辭及宋史之所希見者以贈之它日應召而
起澤被四海太史氏大書特書必將曰濟南畢氏父
子勛名之盛世擬諸宋韓范諸臣父子云

再贈畢公歸養序

濂嘗讀晉潘岳閒居賦及羊祜與弟琇書未嘗不喟
然有感於古人求養親之樂厲勇退之節而竝垂聲
光於後世云夫樂孰爲大養親爲大節孰爲大勇退

爲大是故古之人有致位通顯而親存者惜年齒之
邁集喜懼之心乃辭廊廟而侍庭闈一日之養三公
弗易君子謂之能愛日求若人於今之世吾於大中
丞蒙齊畢公見之矣公烈考資政公正色立朝穆然
有古大臣之風太夫人相之惟慎惟約家政井井資
政公得以盡忠於國而無內顧之慮者太夫人之助
也今年春公上疏請歸養温旨褒嘉特許之公之
斯歸也奉太夫人于鵲山之堂豸冠綵服色養膝下
烹鯉摘蔬親調昕夕之膳潘岳所謂御版輿升輕軒
常膳載加舊痾有痊稱萬歲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

者公實有之非天下之至樂乎初公之來撫全晉也業已懷乞養之志值醜虜薄塞雲中變作公飲志而未遂者逾年矣邇者烽燧息雲中寧公仰天歎曰賴朝廷威德全晉舉安歲穀豐稔白雲在念吾其東歸乎味公斯言其與羊祜所謂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者先後一揆耳古今封疆大臣其所見畧同如此然人皆知公遂養親之樂全勇退之節抑豈知公之斯舉有關於世教之重乎昔者夫子之門人聞皋魚之悲而歸養者十三人陽城爲國子司業發省親之問而歸養者二十人蓋相觀興孝云爾今 聖朝以孝治天下公奉身而退以償愛日之願天下之士大夫安知不有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乎若然則公之歸也有關於風化亦大矣是爲序

送閔方伯考績序

嘉靖乙酉山西左布政使任丘閔子居省轄者三年矣筮之得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閔子曰吾其北觀乎乃詢諸史史曰于汴于晉膏澤之潤兆民懌康思侯不忘有虞之廷簫韶洋洋洋洋九成鳳凰來翔故曰觀國之光方策載功獻之明堂明堂旭啓葱珩鏘鏘帝曰汝嘉桓桓干城相臣紀績以俟

明揚故曰利用賓于王維時日在井月在張星氏中
閔子策駟而北諸寮祖之太原之野於是景寧李子
歌甘棠閔子再拜謝曰美哉召伯之政也群黎懷德
詠而不斃吾弗能之矣開州李子歌羔羊曰美哉憲
憲乎委蛇而可象也吾聞周文王之化深矣瀘川王
子歌緇衣曰美哉述乎鄭桓公武公之好士如此今
不可見矣南鄭張子歌卷阿曰美哉顛顛乎圭璋之
德四方之綱也惟諸君班之故城李子歌蟋蟀曰美
哉儉乎猶有堯舜氏之遺風焉良士瞿瞿吾弗能忘
矣陽武王子歌狼跋曰大哉周公赤鳥几几盛德之

至也吾寤寐若人乎朝邑韓子歌彤弓曰嘉賓哉鐘
鼓既設何以副饗也崇邑許子歌南有嘉魚曰靡靡
哉和也卮有酒能無樂乎蘭陽張子歌崧高曰駿極
哉鍾靈而發祥于蕃于宣邦家之翰也其惟甫申乎
澶淵宋子歌采菽曰其周之盛乎君子殿天子之邦
是宜萬福攸同矣吾何敢當乎子濂氏聞閔子之筮
及諸寮之歌詩也乃揖而進曰六四賓王兆之祥也
風雅賡歌厚之方也行者遜謝謙之光也君子曰謙
以育德德斯崇厚以永好好斯固祥以錫善善善不怠
請書諸簡以贈閔子

送龍湫子東歸序

龍湫子少耕鮒鯪之野結髮舉于鄉祿食內外者二十年乃陟行太僕寺卿鴈門是居駉牧是典然非其志也龍湫子晨興坐廳事覩白雲孀孀生巖谷間爰擊缶而歌曰白雲連翩如麋鹿兮聚散飄忽媚幽獨兮吾日蹙蹙兮盍歸乎來吾與爾相逐兮或問其故曰吾歸矣吾歸矣晉之諸寮友咸留之嵩渚子曰嘻吾知龍湫子欲歸久矣憶昔正德庚辰子遇龍湫子于漢上維時秋宇搖落舟夜弗寐龍湫子鼓琴蘋蓼之間子倚棹而聽之乃遠遊篇也因語客曰龍湫子

有歸心乎逾三年爲嘉靖癸未予復遇龍湫子于大梁則見其脩乎若絕塵也冲乎若葆真也泊乎若逸民也竊嘆曰龍湫子有歸色乎今年春復遇于鴈門予與龍湫子游夏屋之山攀明月之岩酬青澗之觴吟紫芝之曲龍湫子竟日話桑麻鷄豚之事予瞿然駭曰龍湫子有歸言乎夫歸心幾之萌也歸色蘊之著也歸言事之形也有歸言者必有歸色有歸色者必有歸心予故曰龍湫子欲歸久矣諸君無苦留也秋七月龍湫子束書東還逾忻口經太原克克然若有得也諸寮友遮餞汾水之上酒數行龍湫子叩舷

歌曰汾水泱泱兮何如澶之湯湯兮太行蒼蒼兮望
不見我故鄉兮我有鋤有笠何能辨驪黃兮又歌曰
絙朱瑟兮斟桂漿壽慈母兮萱之堂稱千歲兮樂未
央諸寮友知弗能留也乃賡歌曰鴻鵠舉兮何之窮
方圓兮委蛇有矰繳兮焉施嗟燕雀兮依依安能從
汝兮奮飛歌未竟而龍湫子之舟駛乎不可追矣

贈都指揮徐君致事序

昔者李廣之解將帥也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
過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乃宿廣亭下余讀遷固

書至此未嘗不三嘆將帥釋權之難云當廣之守上
谷鎮鴈門總代郡雲中之旅也擁隼旗剖麟符建牙
專閫爲國長城登壇以崇之臨軒以授之出則節鉞
入則祭戟行則飈霆坐則罷虎自偏裨而下莫敢仰
視其榮重如此而歸也乃不免於醉尉之呵今天下
之爲閫帥者能知止勇退未老而乞休其於世情軒
輒曾不少介意焉豈非踔絕不群之士哉河南都指
揮僉事東溪徐君遼之廣寧人也年甫五十遽乞解
閫事臺察者惜其才咸留之東溪子曰吾聞諸郤穀
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吾黽勉報國垂三十年願偃息

丘壑以禮樂詩書訓子孫臺察者曰美矣如厥用未
究何東溪子復請曰吾聞諸羊祐矣既定邊事當角
巾東路歸故里以終天年吾之心事敢竊比於羊公
臺察者曰潔矣如厥用未究何東溪子復請曰吾聞
諸表記矣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終事而退臣之
厚也鐘鳴漏盡吾誠不能以夜行臺察者曰完矣從
爾之志矣東溪子既辭閫事乃日與諸賓客者舊宴
樂遊賞翩翩乎若與世相忘也諸賓客者舊咸嘉東
溪子能不以世情軒輊動其心謁余言以贈之余聞
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

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夫君子之聽音也胡爲乎
思之爲國家而思之也東溪子致其事而去固美矣
潔矣完矣俯仰無怍遑恤乎醉尉之呵今四郊多壘
正武臣宣力之日如東溪子之才顧可使之高臥于
碧嵩清洛之間乎廟堂之上拊髀而思頗牧不可謂
今無人東溪子勉哉行將有薦子以折衝之寄者矣

送秦長史致事南歸序

錫山藕塘秦公爲周藩左長史王甚敬禮之顧
時時思歸爲吳吟歲丁酉秋公倚杖而歌曰秋風起
兮驚客心脫吾組兮投吾簪有尊有鱸兮問江之淶

歲聿征兮鄉思深願爲黃鵠兮返故林或聞之而告
諸王王曰先生無遐棄予明年戊戌公思歸愈切
乃作書貽王其略曰臣荷王之休眷遇隆渥曳鄒
陽之裾飲穆生之醴豈勝銜戢第臣年七十餘矣齒
衰而志不副乞南還故鄉以終餘年敢不拜王之
賜王若曰左長史鎰明德先覺予切倚毗君歸其
疇予迪勿歸哉公思歸彌切乃遣家僮走京師上疏
於朝乞骸骨其略曰臣敷歷中外三十餘年遭逢
明聖擢臣以董賈之職今年踰七十輔導無狀仰思
古人盡忠規諫臣不如吳儀左右獻替臣不如韓維

陳戒投箴臣不如孫莘老乞賜臣南歸江鄉以全晚
節俾得優游林壑歌舞太平臣之願也帝若曰左
長史鎰求歸惻惻其從爾志允厥歸命既下公喜
劇循堦走大呼曰吾歸矣吾歸矣即日束裝啓行於
是汴之里居諸大夫咸謁嵩渚子徵贈言之篇嵩渚
子曰榮哉左史氏之行乎老子有言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公家世業儒屹然爲南州之望筮仕涿州學
正遊其門者多顯官聞人嗣陟瑞安令有惠政邑民
立生祠祀之厥後判撫州貳保定並垂去思乃以南
京刑部員外郎晉擢長史今勇退而去王亟留之

不可得非所謂功成名遂身退者邪視鍾鳴漏盡猶
夜行不已者其賢不肖相遠何如也公從弟官保大
司馬鳳山先生濂師也先乞休去而公又繼去二踈
不專美於前矣公抵家之日兄弟觴詠於湖亭之上
斟慧山之泉弄梁溪之月仰泰伯之流風尋延陵季
子之遺跡白髮徜徉天倫至樂世稱完名全節者必
歸之二老焉詩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又曰樂只君
子遐不眉壽請以是爲二老頌

送金訓導致事還鄉序

曩子下廣陵逾淮陰泝清河矚桃園而泊下邳也訪
甘羅之故城尋圯橋之遺跡艤舟四覽喟焉懷徐仲
車之爲人按仲車淮南之孝子也忠信朴直本諸天
性以徵薦爲楚州教授黌舍設考妣几筵昕夕執爨
滌器饋食如生時人稱其純孝余竊意邦閭里閭之
間必有聞風而興起焉者乃後會訓導金君志仁於
吾邑覲其貌則慎而恭叩其學則實而確詢其績則
教成而掇科者若干人問其鄉則下邳人也今爲邑
訓導七年矣每遇寒食時輒南向稽首涕浪浪數行
下門弟子揖而進曰先生何哀之甚邪曰斯時也吾
州之人出郭門拜掃者填塞達路馬醫夏畦之鬼無

不饗子孫追祀者吾遠遼松楸千里外曾不得挈兒
女斟壺漿以灑墓前之土遙望白雲崩裂心腑吾其
南歸乎於是移書諸當路乞解職事去門弟子恐其
行也相率詣諸當路垂泣號曰我有筮龜無端其歸
我有楷模無駛其驅君請益堅諸當路者不能留也
甲午之春行李戒發門弟子乃相率抵敝廬曰願丐
子之言以旌其行余曰噫哉金君之歸乎夫人道莫
先乎孝士行莫尚乎節爵秩之卑崇罔攸論也君思
丘壟念豆籩拂衣勇退惴惴焉惟闕祖考之祀是懼
可謂孝矣以禮而進以義而退生徒不能留當路不
能奪可謂節矣夫孝也節也仲車之美謚也君兼而
有之亦將有無窮之聞乎抑君爲仲車之鄉後進且
職與之同行與之同而官亦與之同前倡後承若合
符節非所謂聞風而興起者邪茲歸也過仲車之祠
而拜焉可以無忤色已

贈開封太守白侯入覲序

我國家監虞周之制以定述職之典每三載令天
下諸司會朝京輦銓部考其功能而黜陟之法至
善也其有才行超著政績卓異者銓部徃徃旌拔之
以勵天下在弘治中鈞陽馬端肅公爲冢宰嘗旌拔

大名守韓福之風槩宜陽令胡獻之廉平而正德中
遂菴楊先生爲冢宰亦嘗旌拔南昌守李承勛之器
識揚州守孫祿之苦節 賜宴禮部播告海內未幾
皆右遷于時豪傑嚮風翕然鼓動奮揚事功而馬揚
二老知人之明自是益著云明年甲辰春正月值朝
覲之期今歲冬十有一月吾郡太守臨桂白侯涓日
戒行其寮友僉曰述職重事也矧侯之善政咸可稱
述不可無言以贈乃相率枉駕敝廬求所以爲贈者
濂汴人也寔居郡城內竊聞侯之善政爲詳茲於述
職之行敢舉其大者颺言之開封爲中原首郡統隸

州邑凡四十有三城廣而民衆政事繁劇案牒旁午
素號難治自侯之下車也廉以守官才以濟務而郡
事日以脩舉往時吏胥徒豎承府檄而下屬者常數
十百人叫囂乎州邑諸長吏坐是愈困而事愈廢侯
至首革之乃與諸長吏約曰凡吾公牘至州邑逾期
弗究竟者罪長吏繇是諸長吏咸傾竦勤事日夜馳
報罔敢後不數月而郡大治即此一端政可知已往
時郡守入 覲其道塗旅需暨 京華饋遺方物皆
取諸民而從行輿馬諸費亦甚夥侯一切謝絕之雖
印繕書褰市易巾悅之類皆弗之辦獨單騎蕭然北

行曾不携一物人皆爲侯難之或曰此舊規也君胡
盡蠲邪侯艱然曰吾弗忍以是擾吾民即入觀一
事觀之而清簡之風方介之操可窺也已於戲侯之
善政豈獨在吾郡爲然哉蓋自釋褐爲邑令而永嘉
當塗之人頌之無異辭嗣陟別駕晉貳鹺司而鄖陽
兩淮之人思之無異心今述職于朝 聖天子方
軫念元元思得良守牧以共圖治理而天官卿奉宣
德意舉 先朝馬揚二老故事求天下守令之最賢
者而旌拔之必以開封爲稱首而豪傑嚮風翕然鼓
動奮揚事功會見之今日於治體大有補焉昔龔遂
爲渤海守治狀升聞上召入將爲公卿而議曹王生
告之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如此宜曰皆聖主
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如其言上聞而嘉之濂不佞
覩侯之行不能有所助惟述王生告遂之言以告侯
聊備 清問下民之對外是愚無以替侯矣行當隨
沐兒竹馬迓侯于大河之許而區區借寇之心其將
有所慰也夫

贈開封太守劉侯入觀序

今之太守古之諸侯也晏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我 朝法古定制每三載令天

下藩臬守令咸集 闕下舉行課功覈實之典察有
異政者則 賜宴以榮之超遷以升之所以簡拔俊
良風厲有位以圖治安也明年庚戌春正月寔維其
期吾郡太守洪洞劉侯將先期戒行諸寮友感侯師
資之義謂行者必有言贈乃屬序於濂而莫之能辭
也竊惟君子之爲政於天下有稱能吏者有稱循吏
者其施爲措畫雖均足以舉其職而治效之淺深不
能無或異者矣何謂能吏飭法明禁燭幽察微遇事
風生迎刃而解彊者斂其肆弱者庇其休此之謂能
吏何謂循吏體國愛人簡靜弗擾政平訟理不怒而

威在任民懷之去任民思之此之謂循吏抑能吏或
不足於循而循吏未有不兼其能者也甚矣循吏之
難其人也間嘗稽諸古之循吏遷吏所載者僅五人
班史六人范史十有二人皆先教化而後刑罰德洽
惠流民戴之如父母三史雖同以爲循而實克兼能
吏之事古今賢之開封在宋爲京府維時尹京者多
鉅儒大老而包孝肅公爲尤著入 國朝來稱統轄
之廣民物之繁政務之劇亦惟推開封爲之最先是
守郡者固多知名然廉平長厚獨稱箕峯衛先生蓋
當時行乂任法先生知郡者九載惠澤甚深汴父老

至今誦說其遺事不衰濂曩承乏晉臺嘗爲先生作傳刻石於其故里先生去後逾五十年乃有劉侯善政嘉猷後先相望竝有古循吏風侯寔與箕峯同里開淵源之所自風聲之所承鄉先生之所倡導者舉不可誣已 今天子寤寐英賢思闕化理諸公卿又皆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公道昭明推轂恐後茲行也必有知侯之賢以薦之於 上者晉陟台階首膺書接之寵非侯而誰歟昔漢二千石長吏有治行課最者輒以璽書褒獎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若第五倫之在蜀郡鮑昱之在汝南昱子德之在南陽皆以郡守徵拜三公侍帝左右侯循良之政夫何遜於三子我 聖朝旌賢之典寧不以漢廷待三子者而待侯邪侯行矣使輶不可留矣濂雖文思衰落去思之碑尚當執筆爲侯書之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五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六

序十三 十首

送陳國仁序

送石士元序

贈范汝和序

贈王士音序

送毛長史序

送張教諭序

贈魏令序

贈何汝璧序

送鮑維傑南歸序

贈義士雙峯方君序

目錄畢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六

大梁李濂川父

序十三 十首

送陳國仁序

余少也嬉落魄弗劬學顧好與里中諸豪傑游維時
王庸之左舜齊陳國仁鄭叔度蘇乾伯田樹德車吉
甫文甫田深甫暨余十人爲文字之友同肄習大梁
黌舍中然時尚惟舉業是急而十人者乃不之急也
顧好攻古文辭乃相與訂約程書讀五經正文暨遷
固莊荀騷選諸籍夕會則各獻所得評騭焉凡里生

所珍秘程試講貫等編皆深惡之絕不寘諸几上暇日則挈酒登古臺歌嘯竟日分韻賦詩爲樂每一燕集輒倡和成卷邑子爭傳誦之或有時聯騎出夷門遊信陵君舊走馬地輒又慨然慕侯生公子無忌之爲人而平生志槩亦徃徃見諸懷古之篇於是顯治舉業者咸笑以爲迂而里中長老見十人者所屬辭賦暨諸體雜詩輒大賞異稱之曰十才子十才子云于時提學憲臣錫山秦公國聲萬安劉公咸栗郡太守東橋顧公華玉而北郡李公獻吉亦寓居梁皆當世文章名家莫不折節下十子而獎進之而十子者

亦因有所興發益振大雅乃九子者先後取魁元登第矣顧獨遺國仁數舉不第今年春國仁循貢入京師授吳縣學訓導道返過家余造謁之且賀且慰國仁憮然曰同舍生十人今庸之官祭酒子辭臺憲而歸業十餘年矣諸君亦皆鼓翼天衢獨吾今始領教職竊爲諸君羞余再拜告之曰歲月駛如河清難俟十友者今五人在耳君不念鄭蘇二車田樹德之天逝乎夫存亡者命出處者時利鈍者天遲速者數君蚤承厥考都憲公之嚴訓飭躬勵學雅爲吾黨所遜服乃今循貢而教諸吳若拙君已安知天道乘除之

數不有獨厚於君者乎諺曰園桃灼灼早開先落巖
栢澗松凌霜耐冬君行矣勿以是芥蒂於心作送行
序

送石士元序

夫沔陽川澤之巨藪也江漢沱潛雲夢滄浪三澨之
竒於人鍾焉故多魁壘不羣之士正德丙子余拜沔
陽守竊意茲行也必得楚材始至郡乃合郡齋之士
而試之得童士疇吳子勤邵才仲石士元數子於儔
儕中嘉其文已又密省其行皆醇厚端飭遠大器也
乃大驚喜曰斯固江漢沱潛雲夢滄浪三澨之竒之

所鍾乎是時士元年獨少已卯士疇子勤舉于鄉辛
巳余去郡而才仲亦舉于京闈嗣後每值大比輒求
湖省試錄閱之求士元名乃士元屢不第輒又浩嘆
曰出處信有命邪嘉靖己亥春三月士元以貢授鹿
邑訓導過汴謁余于田廬時余致憲事而歸業十有
四年不面吾士元者垂二十年矣相見甚驩於是留
士元蕭寺中相與叙故舊話肺肝問近所造詣者數
日不忍別瀕行士元再拜曰先生何以教我余握士
元手笑曰子非以教人爲職邪夫教人者固將求真
才爲國家用非欲得浮華文藻之士以竊科第而

已鹿邑之士必有忠信好學者不必遠求哲人以為
範也若邑之先達不有軒司寇乎司寇敷歷永樂天
順間庶直公正當時稱為名執法冰檠之操論者方
諸古之李及士元之至鹿邑也幸為我詢訪司寇公
之祠墓而為之縣令者有能修其俎豆禁其樵采者
乎其遺碑舊碣或有仆諸草莽而未之復立者乎其
流風餘韻迄今未泯者里之諸生有能奮發而興起
者乎其子孫有在學肄習者乎亦有志行卓立能紹
先人之休烈而振其家聲者乎是固余鄉後進者之
所願聞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是故造育英雋以人報國教人者之功莫
大焉士元之別也余喜鹿邑得良師故敢以是言告

贈范汝和序

嗟乎士之卑乎喜通而惡塞樂京職而厭郡邑夫重
之者以簡以逸厭之者以劇以勞尚簡喜逸避劇辭
勞庸情也君子亦若是乎吾聞君子之仕也有三貴
一曰權歸二曰志宣三曰澤流今夫令闔邑之事隸
焉丞尉贊畫吏胥奉行拱如神明聽如雷霆非權歸
乎諺曰被褐讀書束帶行書昔蓄今洩不徒讀矣非
志宣乎天下之事公卿不能行之于國而令能行之

于邑宵得良籌日斯發令一節費而民紓財一省繕
而民紓力非澤流乎是故君子之仕也貴此三者簡
劇逸勞非所計也故職無崇卑圖報是期官無內外
行道爲志使人皆乘車誰爲御夫人皆食魚誰理庖
厨人皆簡逸誰當勞劇是故君子官不擇其位范君
汝和出令貴溪余喜其權歸志宣澤流也往賀之曰
簡劇逸勞知君必不計曰雖然子何以贈我曰往見
君試政通州儲察友嘉君果後卒懾君嚴納戶頌君
便民以是治邑邑治矣余又何言

贈王士奇序

王士奇尹休寧或曰王子愠矣嵩渚子往見而解之
曰子以休寧逖乎曰非也子薄休寧健訟乎曰非也
子懼南北不習風土乎曰非也然則何愠也曰吾方
懋力于學求厥靜弗遠厥功今恐尹之弗及學也曰
往哉學必進矣休寧古稱佳壤東有松蘿石壁之幽
西有稍雲白嶽鹿髀之勝南有僊遊北有雲卽遊于
茲心目豁然學必進矣惟學有師師母求遠憶昔官
于茲者有若伏元曜之惠任昉之簡呂大防之嚴鞠
嗣復之果唐子華之廉是五賢者皆可師廉以基之
惠以先之嚴以維之簡以御之果以裁之是故廉則

令行惠則民懷嚴則吏畏簡則事理果則政成子如是焉生則休寧頌之沒則休寧祠之學之用莫大焉夫何憂乎遐邇何難乎健訟何懼乎南北不習風土王子曰聞昌言矣敢不請事

送毛長史序

夫鐘完而後鳴遠德厚而後物化故我富始可以賙人我正始可以格人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德有所不刑化有所不敷必反求諸己夫撓物者莫如風趨下者莫如水風積不厚弗能噓萬彙水積不深弗能千里駛也故人之蓄德何以異于是長史毛公積學而

德厚者也先事 韓王以服歸服闋拜 涇王右長史吾竊見其必能成 王之德也何則察心於言占來於徃公教祥符則興士於梁再教鄆城則變齊之俗再教三氏及西安則道行于魯于秦邇爲韓長史也而 王無慝行國無疵政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言有德而人自應之也公自韓遷涇職不改昔移所以事韓者以事涇傳之道茂加焉矣夫宦劇者專力于政宦簡者推力于學政以濟時學以傳遠夫濟時者有限之澤也傳遠者不朽之事也董賈之在當時皆爲王傳當時之人皆惜

其左遷也然後世稱經術者曰董仲舒稱達治體者曰賈誼漢室珥貂之公卿莫與也此顧可以內外崇卑論哉公輔 王而事簡好文而老不倦德蘊形于著述其傳遠也必矣夫

送張教諭序

仕無崇卑行其志而已矣秩無散要達其道而已矣故乘田委吏孔子弗辭而况學校之官坐黌堂之上朝鼓暮鍾聚俊彥面誨之稱堯舜而述孔子孟揖進而請益者彬彬乎其前不可謂不榮也世之人顧辭避而不肯居者豈其憂吾之所以表率乎人者有未能

哉亦厭其卑散云爾甚矣人心之不古也惟自任重而弗苟者不然昔胡文定之在荆南徐節孝之在楚州胡安定之在蘇湖陸子壽之在興國咸以教授爲職者也而其勸翼之方陶鑄之術矩矱之端天下至今誦之非所謂自任重而弗苟者歟其在 國朝乃若胡頤菴之爲華亭教諭魏文靖之爲松江訓導年恭定之爲德平教諭黃南山之爲南昌訓導四君子者身任師道之重成就人才受知 列聖厥後或位冢宰或領司徒或總成均或督學政而聲光流于天壤之間者迄今不泯是故稱 國朝名臣者必指屈

焉寔與宋之諸賢後先相望而匹休于無窮矣商水
教諭張君汝厚攻春秋有文學盛名比奉臺檄傳經
于汝省聚七郡之俊彥而從之游余間與之言則見
其禮恭而學博辭倫而氣肅蓋自任重而弗苟者茲
歲晏將歸諸從游之士戀其誨而莫能釋也相率求
余言以贈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厚遠法有宋
之諸賢近追 國朝之四君子則所以善於今而顯
於後者有餘裕矣汝厚勉乎哉

贈魏令序

今之君子緩于責已而苛于責人其從政也弗由乎
理而不得乎民輒咎之曰某郡難治某邑難治嗚呼
人情之好惡天下古今一爾苟據理而行政宜無有
不得乎民者矣豈誠有難治之郡邑而不可臨蒞者
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矧吾中國禮樂文明
之域久濡 聖化之民而顧蠻貊之弗若歟予竊
恠世之從政者官箴罔虔而惟已之私是徇故吾民
怨讟隨之甚或訐其私而訟之上乃又不自咎而咎
民曰茲郡茲邑之難治也如此盍亦思吾惟理之由
乎蓋理者人心之所同也惟其政弗據乎理是故往

往蹈害恩有所不懷威有所不懼祗見其難治而不見其易治有由然矣今有良牧于此寬嚴適中撫御有道兢兢然惟民事焉盡心則雖素稱難治之民將愛之戴之歌之頌之及其去任也將思之念之祠之祝之撫甘棠而謳吟望峴碑而涕泗蓋異世同符也孰謂古今人情之好惡有弗同哉洧川令魏侯理之始爲西華簿廉介有守八年如一日嗣判易州清操靡渝擢知良鄉以憂去服闋補任丘令未幾改洧川甫朞百廢具舉屬有邊警侯完城郭實倉廩練甲兵飭守禦洧人賴以無恐而巡撫都御史淺齋魏公下

檄禮獎以勗其成邑庠士朱尚德王體元王克弟輩咸感侯德澤之深乃走汴乞予言以贈昔者尹鐸治晉陽謂繭絲不如保障而陽城之刺道州也撫字先於催科寧以是獲罪而不忍拂民之心卒稱良牧夫西華易州良鄉任丘洧川皆民也皆素稱難治之郡邑也侯治之雖久暫不同而一郡四邑之民皆以侯爲賢父母愛戴歌頌如出一口者何也理之在人心無不同也聿茲洧川之政當時之難爲而能以撫字之勤樹保障之績撫臺禮獎君子曰宜侯尚懋于有終以永遺洧人無窮之思哉尚德諸生它日有官職

當取法侯之據理行政以臨其民予尚未老擬拭目
以觀二三子思齊之志

贈何汝璧序

荊州古郢地也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極湘潭北控
漢沔雄據江之上流爲商旅四集之地舟車日至如
雲蓋重鎮也我國家特設工部官一員駐節平市
權貨詰姦然必遴選在廷廉才之士以任之故常難
其人焉何也權密而國用饒則旅怨權踈而旅愉
則國用匱監守之下聲名累焉是非之府謗議生
焉非廉而才者欲稱是任難矣正德十年 上軫

念東南之民財殫力痛乃詔工部推才吏徃任其
事部以主事何君汝璧疏聞制可之君慨然以建
揚樹立爲己任如郢以來嚴以立令恕以權稅精以
檢牘敏以剖爭明以燭弊果以集事旅頌而不怨國
用給而不匱不逾月而廉才之譽洋溢郢鄂之間嗚
呼難矣夫嚴也恕也精也敏也明也果也六者政之
美也嚴則不縱不縱則令行恕則不苛不苛則貨聚
精則不滯不滯則牘可稽敏則不滯不滯則爭可息
明則不眩不眩則弊可祛果則不回不回則法斯行
矣夫六美具焉其於政也何有雖然君之具是美也

有由哉嘗考君之家世自高祖而下登甲第者四領
鄉薦者九進侍御列部署者各二參省者一守二令
二膺封誥者內外十有三待用於太學鄉學者又十
有四五夫一門之中禮義薰灼聲華萃聚君之具是
美也不亦宜乎矧君少游於厚齋國老之門所以成
其嚴恕精敏明果之美者蓋有自矣語曰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此之謂也

送鮑維傑南歸序

仕與商不同道至於遠鄉井以之它方老至而倦遊
歲久而思歸其情則一也是故莊鳥顯楚乃爲越吟

季鷹宦齊葺鱸是念古今人情大抵然也夫仕商不
同道而同情所謂信美而非吾土豈獨仲宣有是歎
哉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夫樂生而敦
本禮樂之道也然則懷舊山之蒨薇憶故園之松菊
見鴈而盼家書聞鷄而驚鄉夢任商羈旅之情夫豈
有異乎歛鮑維傑氏崇樾慈孝里人也商遊于汴四
十有餘年正德初西羗弗靖大司馬金城彭公率師
徂征虜懼以和請公走檄河南省取綵幣若干以備
犒賞諸商憚邊塞險遠咸莫之應維傑奮然曰茲
王事也臣子敢避難邪於是抱幣請行人皆壯之乃

冒犯霜露出入烽燧間驅馳數千里抵幕府而事克濟公大書平戎勞後四字以貽之墨卿學士倡為詩歌以侈其親上之義維傑今年六十有五秋風颯起鄉思轉深乃浩然治裝將返棹江南為歸老之計而汴之士大夫與之夕處者重其人惜其別去咸賦詩以贈之而嵩渚子為之引

贈義士雙峯方君序

君子之利物也豈必居通顯之位有民庶之責而後得以行其志哉苟以濟人愛物為念隨其所處之地凡吾力之所能為者而勉為之則仁心旁達亦足以及物而奚庸以位言乎竊聞之長者曰周卹鄉隣惠養宗族古今善行美事莫踰於此昔在宋時漢州有李發者遇歲不登輒施粥以食餓者曰春徂秋日以千數老羸扶杖挈釜歸之如市如此者三十餘年所活不可勝算使者上其事於朝孝宗嘉悅授之官以示褒異厥後孫寅仲起家進士累官至禮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茶陵有陳天福者值大侵發廩平糴貧弗能糴者則饋以米或給飯予錢戚戚然惟恐其饑而死也天福生三子接踵登第為京朝官而南劔之祝氏龍泉之張氏並以好施聞皆躋遐齡享全福胤

嗣蕃昌通籍朝署人以為積善之報云雙峯方君起
歛之義士也居城南二十里許之淪潭君德性醇篤
富而好禮嘗捐貲修橋梁開道路建雨亭以便行旅
是故往來由之者躡石橋則嘖嘖歎羨曰此方君之
義蹟也履坦途則嘖嘖歎羨曰此方君之義蹟也避
雨亭下者則嘖嘖歎羨曰此方君之義蹟也比歲自
甲辰迄丙午連歉鄉隣之饑者咸賙以稻穀厥施凡
幾千斛而族人之貧者病者孤寡無依者咸月給以
米而活之又置義田義屋義塾以敦睦九族凡此皆
人之所難而君勇為之非其宅心仁厚秉義貞固視

財利如鴻毛汲汲然惟以濟人愛物為念者而能若
是乎維時邑宰閩中陳侯鐸郡守三原來公聘撫實
以聞於是巡按御史同安劉公存德乃下檄禮獎且
大書其楣曰尚義之門而南畿司諫發源游公震德
率諸媼戚耆舊舉觴稱賀其同鄉親友王君鐸吳君
銑汪君賓輩咸商於汴爰徵言於嵩渚子乃語之曰
方氏其興乎夫好善者天之心也福善者天之道也
善積而福來者和氣之感召也是故德孚而芝茁政
修而彗滅氣機潛通捷於影響往古皆然何獨於今
而疑之抑君不吝於捐貲以利物也故天亦不吝於

錫福以旌善也諦觀君之高義割已之豐急人之困亦惟盡吾心而已矣初無覬報於天之意而神明鑒之福祉隨之天豈有私於君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詩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其斯之謂歟君有四子鏃鏃鈞文采煥發翩翩其羽行見學成名立爲瑞於明時鸞翔鳳翥四海從瞻而宋之李發氏陳天福氏祝氏張氏皆弗得專美於前矣請豫書是於簡以爲天道福善之左券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六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七

序十四 八首

奉賀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賈公八十壽序

奉壽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秦公七十五序

壽封監察御史盧公序

壽賈翁九十二歲序

壽杏垣翁七十序

壽海月子七十序

賀徐南澗先生八十二壽序

壽豫齋先生序

壽賀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賈公八十壽序

走讀書至君頤之篇有曰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未嘗

不仰嘆天無私壽惟德通乎天者得之故能保又邦

家而流勛澤於無窮也是豈惟殷之阿衡為然哉若

周畢公漢丙丞相唐房太尉其在宋盛時若文潞公

富鄭公趙康靖公或壽百餘歲或近百歲皆事三四

大梁李濂川父

序十四首

目錄

高渚文集卷之六十七

大梁李濂川父

序十四首

奉賀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賈公八十壽序

走讀書至君頤之篇有曰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未嘗

不仰嘆天無私壽惟德通乎天者得之故能保又邦

家而流勛澤於無窮也是豈惟殷之阿衡為然哉若

周畢公漢丙丞相唐房太尉其在宋盛時若文潞公

富鄭公趙康靖公或壽百餘歲或近百歲皆事三四

富鄭公趙康靖公或壽百餘歲或近百歲皆事三四

朝豐功峻烈炳著鼎鼎而天下後世稱頌之迄今不衰於戲休哉肆求諸今之世若臨穎先生南塢賈公孤卿台輔元德上壽真可以匹休摯高諸君子於千百載之上而與之相後先也公弱冠舉河南鄉試第一登丙辰進士儲養翰苑讀中秘書自編修中允侍讀學士兩京國子祭酒晉少宗伯洎少冢宰尋掌詹事府被簡命入內閣叅預機務進大宗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立朝三十餘年歷

孝宗

武宗暨

今上皇帝其直筆在史局經學在講

幄公明在典試教化在成均建白在部曹經綸猷謨

在廟堂密勿海內之士皆尊仰之如山斗云今年壽躋八十巡撫都御史石壘李公巡按御史菊塢楊公咸謂公一代元臣清德大老宜崇獎以風勵天下亟會疏以聞制若曰少保三朝耆舊齒德並茂禮宜崇獎撫按臺臣其造廬存問以昭本朝優老之典乃仲冬六日公之誕辰也二公祇承上命將入其邑存問如制而授簡于走徵言以爲賀走忝爲鄉後進方樂觀聖朝仁壽之化儒臣遭際之盛欲私爲紀述而未能也茲辱二公之命曷敢以謏陋辭乃斂衽言曰詩有之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嘗聞之頴父老曰始公之生也有異兆故
幼負異質頴去崧為邇公懸弧之鄉固其毓靈之地
也謂非嶽之降神可乎公少而登第壯而貴顯老而
入釐宥密醇雅恪慎終始一致今八袞矣而耳目聰
瞭形神日益健人皆以為異人焉則夫臺院之所褒
奏 聖明之所優禮凡以重公之勛德云爾非獨以
其壽也不然世固有竊位而榮全軀而壽者矣亦曷
足以為異哉翌日 天恩至門軒蓋萃止公望

闕稽首觴竿載舉鄉里後生成奔走聚觀嘖嘖謹曰
吾鄉先達之拜寵數如此 聖朝之優禮耆舊如此

臺院之褒獎名德昌言于 廷而舉曠世之典如此
莫不踴躍興起益力于學則公之壽不獨匹休摯高
諸君子于千百載之上而一鄉之觀感先焉可以風
勵天下矣其所繫顧不大哉抑聞公厥考樂菴翁壽
九十有五大父文質翁亦壽九十餘由是知世德之
家慶源深遠世享遐筭其諸崧嶽之靈獨鍾于積善
之門乎走學殖荒落愧無以副二公之意敢敬誦崧
高之什以為壽筵獻

奉壽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秦公七十五序
間嘗讀韓愈氏送鄭校理序未嘗不仰嘆古人遭遇

之奇而不圖不肖偶似之也韓之言曰愈爲博士始
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
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
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炙之矣
濂爲秀才時適今 宮保大司馬鳳山秦公憲節中
州秉鐸造士乃辱簡拔於稠衆之中延入臬署命與
子泮同硯席而濂之聞譽由是日起旣而擢本省左
叅政復進濂館下卒業獲父承聲歆韓愈氏所謂觀
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親薰而炙之者濂竊幸
有之未幾公擢山東右方伯以去而濂亦發解北上

矣甲戌春公入覲 闕下濂會試南省登進士第乃
謁公於東御河橋之邸舍復聆教益又未幾公拜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濂適授沔陽守備負屬
吏迭罹水荒盜賊竊發饑饉師旅並作公左提右挈
扶植而保全之三載考績公薦濂於 朝曰知州濂
學行兼優修己之功素密兵荒善處卹民之政居多
乞擢用拳拳汲引導掖之意溢于剡牘韓愈氏所謂
三爲屬吏經時五年以自慶其希絕曠世之遇若爲
濂道之庚辰冬公膺 內召晉少司徒尋改少冢宰
濂亦循例補寧波貳郡踵迹而去湖南據濂之遭遇

於公以揆韓愈氏之於宰相鄭公餘慶蓋異世同符
云公敷歷內外四十餘年其崢嶸峻大之業固非餘
慶可擬獨念濂平生遭遇偶同於昌黎第材品庸凡
志氣衰餒不能副公屬望之萬一爲可愧耳公今年
七十有五體康而健優游於惠山泉石之間與其配
誥封太夫人眉壽偕老子孫彬彬乎滿前 聖恩
優隆時賜存問天下之全福公寔備之九月某日公
之誕辰也濂辱門下沐公之德澤最深乃緘書數千
里馳使稱壽先民有言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
非人也矧濂之於公非世之淺淺號門生者比故於

壽封監察御史盧公序

稱壽之文繆叙平生遭遇之奇以自附於韓愈氏之
所云若夫岡陵松喬之祝鍾鼎旂常之頌闐門賀客
皆能鋪張而道之濂不敢贅

吾聞杏山之麓紫水之陽有隱君子曰盧公者粹學
篤行化行于鄉人八試弗利識者惋惜已卯計偕遊
太學若爲之兆矣公浩然嘆曰與其驅馳畏途之塵
孰若偃卧故山之廬乎因自號曰山南逸人云公嗣
子監察君舉河南丙子鄉試第一登進士改庶吉士
讀中秘書陟內臺獄鳥立虎變蔚乎中朝之望邇者奉

恩詔封公為監察御史時年纔五十有七豸冠黑髮
徜徉于杏山紫水之間身心俱逸榮壽備矣歲甲申
監察君出按河東值九月晦公初度日也監察君持
節于外弗克觴壽而翬翬之懷不能自釋瀛於是為
逸壽之說以貽之曰首福惟壽致壽惟逸公別號曰
逸遐壽之道也凡人之生也有血氣斯有無窮之欲
有思覬斯有必得之念是故事物之來也靡涯而身
心之勞也亦靡涯藝者期售農者期獲利者期饒名
者期顯利鈍而寵辱具得喪而欣戚隨逐逐擾擾心
無一息之逸血氣日耗而毛髮皤矣善乎先正吳子

有言未嘗逸而未嘗不逸不以少壯老而異者上也
不能不勞于少壯而能逸于老者次也終身役役以
至于疲蕭鐘鳴漏盡而行不止者下也斯言也盡逸
之說矣公年甫逾艾歸隱巖谷可謂得逸之上者以
上逸而致上壽自然之道也抑瀛又聞天下之至逸
而無憂者莫如德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夫心日休則
身日健矣矧又有監察君為之子則心日益休身日
益健躋松喬之壽以紹盧敖之遊其不在茲乎敢以
是為壽公序

壽賈翁九十二歲序

百里之邑殆數萬家至于民不啻數萬矣求年七十者少八十者則愈少連數邑而為郡殆數十萬家至于民不啻數十萬矣求年八十者少九十者則愈少連數郡而為一省殆數百萬家至于民不啻數百萬矣求年九十者少逾九而望百者則愈少合前三者藉令有之或困於貧弗能溫飽也溫飽矣或子孫鮮少也有子孫矣固弗能賢且顯也大氏天下之事凡可以力致者人能為之乃若壽也富也子孫之賢且顯也皆繫諸天非人之所能為也是故書稱五福史祝多男豈非天下至難之事哉於惟我朝 列聖以

來歛福錫民仁被四海而真定畿輔之郡涵濡休養之澤尤深有樸庵賈翁者生於其地翁之孫應春為吾郡太守政事宜民蓋得之乃祖乃父家庭之訓故所樹立者如此翁忠信儉朴弗事矯飾翁介自持一介不輕取予冬一裘夏一葛見服華靡者輒嗤之至姻黨有急則拯卹之惟恐後處鄉和易弗與物競躬耕東莊足跡不入公府居常以力田守嗇教其子姓故雖值歲凶不假貸於人焉今年九十有二髯髮半白黑筋力強健弗衰子四人長太守之父也 誥封刑部郎中孫男十有二人曾孫九人咸劬學植行蘭

森玉立輝映階祀如翁者顧不謂享天下之全福者歟夫唐人稱九十爲人瑞蓋難之也矧九十以上乎宋故事民百歲者男官女封仕而父母年九十者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爲尤可貴也矧有孫而仕乎先是嘉靖癸巳翁年八十餘伏遇 皇子生詔賜冠服邇者 皇上崇薦 祖宗廟號禮成覃恩海宇翁以近百之年 賜粟帛獨腆兩拜天恩五世全具且自幼至老優游于太平全盛之世目不覩戈鋌耳不聞鼙鼓逸居安眠終身溫飽子孫碩蕃既賢且顯一門孝友薰蒸太和天休荐至百齡

殆未艾已於戲如翁者求之一省亦難爲儔矣又何一郡一邑之云乎正月二日翁初度辰也別駕臨汾張君郡判莆田黃君咸謂公躋上壽垂令名享全福寔古今所難不可以無賀乃屬平山張路繪圖而馳獻之大梁李瀛序之

壽杏垣翁七十序

余聞醫之爲道也蓋與僊通云素問曰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至哉斯言豈獨爲卻疾已哉夫恬憺虛無者致中體和之道也精神內守者歸根復命之方也是故至人者窮造化之源知升降

之軌收視返聽藏心於淵御呼吸之往來而周流不
息則與天道同運而天行之機吾得而執之長生又
視之術要不外是間嘗稽古之僊人多以醫術行于
時若安期生賣藥於東海崔文子賣藥於都市瑕丘
仲賣藥於甯以至壺公董奉任光玄俗之流皆然而
華佗孫思邈二子又皆有醫方傳世皆年踰百歲耳
目聰瞭稱地僊焉由是觀之則醫之與僊通也不信
然乎杏垣陶翁彭澤名醫也精脉理尤嗜神僊之學
凡丹經洞錄悉灼玄秘其於所謂恬憺虛無精神內
守之旨抱持而服行之者四十年矣翁今年壽七十

以仲子欽夔貴封監察御史余雖未覲厥面竊聞翁
之爲人矣以遽廬視宇宙以矰繳視軒冕以糾纏視
禍福獲處丘樊蟬蛻埃壒之表業乎醫而徹乎僊道
是故志樂而神完氣充而體愈健方來無疆之壽必
有以儔松喬而友佺鏗者矣始監察君之按吾汭也
值歲饑疫拯活者甚衆汭人咸德之諸大夫里居者
感其政而修敬於其父乃各賦詩馳壽俾余序其事
以致遙祝抑聞子思論事親在于修身而孟子亦以
誠身爲悅親之本是故身修而後能事親誠身而後
能悅親也監察君正已率屬誠心愛民裒然爲名御

史而致褒封於厥翁拜 錫命之美辭顯親揚名天下之孝莫加焉其伯子欽民鄉進士季子欽中選貢士少子欽臯邑學生咸著文學盛名蘭玉滿前心神閒曠素問所謂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者翁備有之矣非僊而何哉夫翁醫而僊古列僊有同之者而諸子皆賢古列僊未有也何日汗漫南遊訪翁於匡廬之麓快瞻眉宇而一聆其性命之談未知果能終遂焉否也敢先致聲於翁以達夫翬翬嚮往之意

壽海月子七十序

嵩渚子鉏于大梁之野時有仕於梁者曰藕塘先生諭于嵩渚子曰吾鄉海月華翁與余有姻婭之好翁今年七十矣余羈旅于茲弗獲觴賀請子言以為壽子無我辭嵩渚子曰嘻翁以海月為號樂在海與月也夫樂海月者其知達生之道矣乎今夫海沖澠沆瀆沃天無際噓喻百川迴伏萬里凡巨而鯨鼈小而鱗甲顯而雲霓隱而靈恠不可殫識莫不畢具登島而四顧茫茫然弗知其津涯也惟翁之德量似之今夫月蘊金之精涵水之氣澄輝流彩易宵為晝溢而金波滿而銀鏡鑒乎山川皎乎河漢翳之而莫蔽也

仰之而愈明也惟翁之襟度似之當夫海與月之相映也洪濤不驚纖塵不起上下天光瀲灩一色翁於是時放扁舟挂帆席叩鮫人之室凌素娥之宮友海而賓月蓋不知年數之我增也若夫曰德量曰襟度云者皆它人擬頌之詞耳翁但知引滿獨醉相忘於海月之間而已矣文子曰法海以象其大注下以成其廣夫自小者不可以語大也自狹者不可以語廣也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夫升言有隆而無降也恒言有盈而無虧也翁履和致祥福壽兼備矧長嗣雲懷才茂學掇第北畿而翁又拂衣謝仕版優游桑

梓家政井如也則翁光前裕後之休殆有如海之大月之恒者綿綿松喬之壽必屬之翁無疑已敢以是復藕塘之請云

賀徐南澗先生八十二壽序

嵩渚子曰君子之致壽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有子道焉何謂天道曰人稟陰陽同茲橐籥氣分厚薄年異短修是故堅栢長松寧資灌溉元龜玄鶴詎假修爲蓋其受諸天者完也何謂地道曰山谷之叟弗睹紛華田野之夫亡它嗜好兼之壤含靈氣水有宜人是故南陽菊潭民多百歲遼陽參澗土有

耄翁蓋其得諸地者淑也何謂人道曰神情抱一遐
壽之基起居有常攝生之要故靜躁殊科而齒髮繫
之矣今夫真鑪風隙頃刻而灰截火密房久之始燼
何者制諸人者異也何謂子道曰敏于農賈父母怡
愉矧成令名親心益悅豈惟悅之亦克壽之故子爲
二程則太中爲不死子爲元晦則常齋爲永存茲不
謂親之壽在于子邪繫是四者有一焉亦足以致壽
而兼之者鮮矣吾友南澗徐先生開化人也賦質冲
醇生平寡疾年逾八袞貌豐體肥其受諸天者可謂
厚矣開化在萬山之中厥俗古朴故生于斯者力穡

務學弗假勸督凡世所尚聲色之娛咸所未見莫之
能斃然則先生之壽得諸仁里之助者有足徵已抑
且德義飭躬服食簡澹性不喜飲酒興至則三二酌
而已芻豢六經浮雲萬物心無外慕神自內腴雖不
數數然講延齡之術而修諸已者可謂嚴以周矣先
生年幾半百主器未立乃正德乙亥之冬生文沔于
沔陽學舍文沔幼而岐嶷占對捷竒長而劬書文辭
典贍甲午舉于鄉丁未登進士第器識凝重蔚有時
名振樹顯揚行將壽其親于千百歲矣四者兼備壽
擬無疆合而論之子道特重語曰天壽風地壽氣人

壽子剛風旋而不息則天常覆大氣舉而無遺則地
常載賢子繼而有立則親名常存傳之不朽此古今
之定理也先生今年八十有二季春穀旦初度聿臨
某跽伏夷門弗能走賀聊述蕪撰寄壽于江之南復
賦詩四章贅諸簡末倘歌之壽筵用侑觴筯則嵩洛
故人恍若周旋于尊俎之側也其詞曰人壽有四曰
天地人矧是子道尤切親身回壽無繇參也壽點光
于聖門佳名莫掩於惟南澗葆真毓和篤生哲嗣蚤
掇甲科大岳之山桃谿之水山高水深令聞無已

壽豫齋先生序

君子之處富貴也有道存焉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
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豫齋先生貴為宗
室而不驕富有廩祿而弗侈是故宗人嘉其履子弟
式其行士大夫樂與之游今年五十有一矣四月二
十二日先生之初度也太學生和君汝南率諸友徵
余言為先生壽余辭之曰先生以豫名齋壽之道在
是矣奚假鄙言乎哉汝南曰請繹豫之說以為壽可
乎余曰唯唯夫震上坤下其卦曰豫震動也坤順也
動而和順是以豫也夫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惟六二
中而得正其爻貞吉蓋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

正自守者也先生其六二之交乎上交不瀆貞正而
吉又何疑焉是故初六鳴豫滿可戒也六三盱豫悔
何道也六五貞疾失所乘也上六冥豫渝斯善也六
二當豫之時而不溺於豫獨能介于石不終日焉可
謂知幾者矣故爻以貞吉歸之夫既壽且康吉何加
焉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而四時不忒夫日月不過運有常也四時不忒
歲功成也君子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識陰陽之軌度
知魂魄之所居四時順宜與氣相得五行守界不妄
盈縮奪元命之秘齊松喬之年所謂含精養神通德
三元者皆自豫而得之矣先生其審思乎哉序卦曰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先生貴而弗驕富而
弗侈有謙之道焉法豫之占以順而動有壽之道焉
由艾而耆而耄而耄而期頤而無疆皆造化之所弗
靳也庸書諸簡以俟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七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八

序十五 七首

賀封大理評事孟公暨配謝孺人偕壽序

賀翟憲副父母雙壽序

壽樊母侯太孺人七十九序

壽許母七十七序

壽陸節婦七十序

壽劉母岳恭人七十序

壽雙崖李公八十六序

目錄

嵩渚文集卷之六十八

大梁李瀛川父

序十五 七首

賀封大理評事孟公暨配謝孺人偕壽序

余覽載籍每見古之人兄弟相繼登科竝立華要如
燕山之竇儀氏蜀之陳堯叟氏未嘗不掩卷歎曰父
母之於子也方童稚時擇師以教之蚤夜以課之冀
立期成如播種于地而望穫也苟伯仲顯名門閥寔
大而媼里亦與有光焉父母其樂矣乎又竊思之曰
人寓形宇內大期維百然鮮克臻之者蓋志有所闕

而氣弗獲鬯也有子如禹鈞之五卽省華之三子則親志以適而願無不遂矣夫志適則氣順氣順則永年父母其壽矣乎抑此猶傳記所載異代事耳非親見者曩余薄遊四明邂逅碧湖陸翁茂軒戴翁諸子接武甲科爲美官二翁形神逸豫相羊山水間皆年八九十歲非余所謂樂而壽者邪抑此猶異省非同壤也乃若靈寶許襄毅公南陽王文莊公父子兄弟並躋通顯兩河人士莫不嘖嘖歆豔以爲難抑此猶異郡非同邑也吾邑自昔稱多材而兄弟連科者亦弗多見屬有封大理評事孟公者子四咸以文學著

伯子淮起家戊戌進士筮仕廷評晉山東按察僉事次澤次津先後領鄉薦季子洙尤稱秀穎一門之內何其盛也伯子以考績便道覲省而二老之初度屆期擬舉觴上萬壽乃造余請曰家君今六十有三仲冬九日其初度也母孺人少家君一歲初度同是月而後十有六日淮以秩滿過汴幸值壽辰願先生惠之言爲大人祝也余與伯子有年家之誼雅聞公之素履矣公天性仁孝少時母臥病不食公亦不食終夕憂弗寐衣不解帶母因強食慰之平生不僞色辭以悅人鄉閭服其直教諸子嚴而有法纔六七歲卽

令入家塾日授以句讀稍長命習舉子業弗俾暇逸
居常語之曰吾願汝等爲君子科第不足道也孺人
淑慎儉勤宵弗休績穆然有魯敬姜之風諸子內受
警飭外承訓督是故學業皆蚤成而二老方彊健綜
家政所謂志適則氣順氣順則永年二老實有之則
其樂而壽也寧有已筭哉矧伯子仕優而學益潛心
大雅之業造詣日以邃甄陶諸弟咸爲珪璋如古之
八龍三鳳聲華籍籍以增重桑梓之國將使天下之
人皆仰羨吾邑爲高陽里而迦厥慶源之所自上可
以壽其高曾遠祖于無窮而二老之壽峻極維嶽矣
又何耄耋之足云乎伯子躍然喜曰懿哉誨言是固
吾二親之所樂聞者也謹書諸文綺率諸弟拜舞獻
之爲庭闈壽

賀翟憲副父母雙壽序

君子之壽也有五其致壽也有四何謂五曰受帝之
寵綸誥自天再命三命簪紱以永年此之謂榮壽耳
聰瞳明修齡而健食居弗藥行弗杖此之謂康壽林
壑寡營嘯詠自適俯仰天地何憂何慮此之謂逸壽
有子惟賢有孫維繁世享令名以蔭于無疆此之謂
樂壽結髮之偶黃髮之儷皇天祐之並躋乎期頤此

之謂借壽何謂四曰種德實其人莫我知食報未艾
流慶有餘斯不亦仁而壽乎厥心坦如視進弗躁懼
侮弗較斯不亦寬而壽乎守愚含貞靡矜厥能維其
靡矜是以昌寧永延乎爾生斯不亦晦而壽乎冲澹
以居血氣循軌日月于征而久厥視斯不亦和而壽
乎夫四者難于兼履五者難于兼獲是故兼履者德
之周也兼獲者福之備也余同年友憲副翟公之父
曰翟翁服德行義於東海上東海人咸尊禮之翁廩
于鄉校二十有五年七舉不第乃仰天嘆曰與其後
後于物孰若徜徉釣海濱以肆吾志乎於是棄其業

而放焉尋以憲副公貴封給事中再封僉事嗣奉
恩詔進金紫母曰王大宜人孝睦慈勤鄉邑丕式所
謂仁也寬也晦也和也寔兼履之則夫榮也康也逸
也樂也借也固宜其兼獲哉翁今年八十有二大宜
人七十有九汴之士大夫與憲副公文契最深相率
繪海屋添籌圖賦詩致祝咸謂余同年也不可以無
言余聞東海上多僊非誠有積籌滿屋也蓋受氣之
淑有遐壽之道焉而昧者疑之余於翟翁暨大宜人
有徵已

壽樊母侯太孺人七十九序

濂聞之君子曰孝也者百行之權輿也夫人之所當自盡也或曰孟之筭也王之鯉也斯謂之孝矣乎曰此以物事其親者也孝矣而非至也或曰萊之綵也潘之輿也斯謂之孝矣乎曰此以形事其親者也孝矣而非至也敢問至孝何如曰以物事親不離鼎俎然則養口與養志者孰賢曰養志哉以形事親不踰溫清然則回馭與奉檄者孰賢曰奉檄哉曰子知是則至孝之道豈復有餘蘊乎是故君子之事親也不以物不以形悅其心弗違其志而已矣吾省觀察樊公由名御史遷返臬便道覲省跪請于其母侯太孺

人曰兒少也孤賴大人之訓以有今日大人春秋高矣兒願辭新命侍大人膝下終身焉太孺人泫然泣曰汝知汝父蚤歲惓惓之所以望汝者乎夫顯親而揚名子之峻節也急私而緩國士之疵行也汝出而宣力四方吾食於家焉樂也苟釋官守而戀庭闈雖調羹侍膳於昕夕吾弗樂也汝亟行哉汝勿復言矣公拜泣就道既抵返時馳使候起居太孺人益康以健茲可謂不以物不以形悅親之心而弗違其志者矣豈非孝之至哉今年太孺人七十有九孟秋朔日爲始生之辰公將以王事過鄆城屆期稱壽臬之寮

友咸爲詩爲歌贈之屬嵩渚子爲序夫子貴則母悅
是故氣和而壽愈增母健則子悅是故宦情舒而績
業日茂夫績業日茂則位望日崇位望日崇則慈訓
益章慈訓益章則孝思益闡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樊觀察之謂也

壽許母七十七序

古之君子卓然有所樹立於天下者固其父師庭訓
之功而母教亦不可誣云余覽載籍得五六人焉方
其幼也若孟子之母教子以勤學呂榮公之母教子
以正身及既仕也若陶侃崔元暉之母教子以廉雋

不疑之母教子以平反審獄陳克咨之母教子以忠
孝輔國家之六母者可謂克敦內範者矣求若人於
今之世若吾判府許君之母楊太夫人其庶矣乎吾
聞太夫人天性儉朴相其夫即中公惟約惟慎姻黨
式之弘治丁巳即中公卒太夫人夙夜勸判府勵學
懸燈紡績伴誦讀居常語判府曰爾其端飭自持以
光爾父之業無渝無墮惟爾良其與孟母之斷機呂
母之嚴訓若合符節云爾正德丁丑判府令太和乃
迎養太夫人於宦邸每進豐饌輒麾之曰爾當以志
養無以食養吾欲爾爲廉吏吾豈有意鼎俎間哉味

斯言也方諸陶母之不受舐鮓崔母貧乏好消息之言其識一也判府每退食太夫人必問日所行事曰獄訟得無有冤抑者乎下情得無有壅闕者乎國事民事得無有未殫厥心者乎判府具對日之所爲稱意乃食否則不悅由是觀之昔所傳雋不疑陳堯咨之母之賢特簡編陳迹耳今吾聞太夫人之行足以媲美諸賢母於千百載之上矣太夫人今年七十有七道里云遠迎養弗便判府思之甚圖歸未遂中夜悲泣十月朔日乃其初度也別駕閻子乞余言以賀之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若太夫人可謂卽中之矣蓋深思之

壽陸節婦七十序

余讀詩至栢舟之篇未嘗不三歎共姜之節云觀其一則曰寔維我儀之死矢靡他一則曰寔維我特之死矢靡慝其辭激以厲其音悽以愴而其志之確以正從可知已烏虜貞哉余汴人也聞里中有節婦張氏者兵馬指揮鑑之女也年十九適陸處士澁五年而澁卒無所有方是時年二十有四耳舅姑閱其少

諷使改適節婦泣不從復屬眷戚委曲爲之言節婦以死自誓曰婦人無再醮之禮無以有死而已吾豈踐二庭乎舅姑知其志不可奪乃構邃室以居節婦垢容卸飾雖至親女婦罕覲其面有姊爲 周藩沈丘王妃病篤思一見數遣女使延請卒不往或曰一往何害曰王宮非婦人所宜往矧予未亡人敢踰闕邪及聞訃但哭于其室亦不往弔其守禮堅定如此余又聞節婦善事舅姑弗憚勞瘁舅姑說其孝諭使少休曰妾兼子婦以事舅姑庖俎絰浣當先同輩何敢自逸頃惟舅姑之喪哀毀過禮雖至衰暮遇伏臘

忌辰慟哭終日第淳喪妻遺子女節婦鞠養之咸底成立今孀居四十六年矣內外稱之無間言吾不圖共姜之後而復見若人也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今年春正月郡諸生上其事于巡按御史金谿吳公悌提學憲副德平葛公守禮覈勘既實乃移檄邑令蒲州祁君天叙疏 聞于朝 詔樹闕里門復其家如制 勅旨下臨光生巷陌而節婦之齒適躋七十八月某日乃其初度也於是鄉之大夫士嘉美節婦志行之貞聳觀 聖朝褒勸之典僉曰是不可不徵文爲賀乃相率謁余于碧雲精舍再拜請曰節婦之壽

天道昭焉風化關焉願得先生言以聞其事余嘗友
識其從子鄉進士東雅聞節婦之行故樂爲之辭曰
嗟乎以齒壽者弗若以德壽者之爲永也莊周所云
上壽中壽下壽所謂以齒壽者也其壽也有限君子
表樹名節史冊揚其芬百世仰其所謂以德壽者
也其壽也無窮抑共姜之壽不可攷即使其躋上壽
弗踰百歲已爾而共姜之名千萬年如一日者以其
德之貞也節婦秉義純固凜秋霜而明皎日而其清
風令聞當與嵩山大河同其悠久矣而七十之壽繫
未足以爲賀吾所賀者特以其不出閨闈而化行乎

一鄉姬型媛範於是乎在而吾里之俗自是其益美
矣乎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四國正是四國胡不萬年
余擬授童子以是詩俾其於衆賓觴壽之日當筵而
歌之

壽劉毋岳恭人七十序

余每見壽人之母者多繪古女仙爲圖畫如王母麻
姑上元夫人萼綠華謝自然之類相傳皆羽化狝舉
登名仙錄逍遙乎十洲三島崑丘瑤池之上雲駟鶴
駕往來飄忽且云去中國數十萬里弱水繞之鴻毛
不浮人莫能至其說虛詭不經荒唐恠誕蓋事理之

所無者君子嗤之然則欲壽人之母者盍即彝倫日用事理之所有者以壽之豈不雅正典實而於世教有補乎今夫坤德之爲範也有四其在室也有文道焉其于歸也有妻道焉其事舅姑也有婦道焉其教子姓也有母道焉苟四者咸盡其道則凝和兆祥闔門受祉怡愉朗暢坐享遐年所謂形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此事理所必有者以此爲壽夫豈不宜而顧附之以虛詭不經荒唐恠誕之說如世所傳王母麻姑上元夫人萼綠華謝自然之類即使有之亦不足爲倫理重何必繪之圖畫以取有識者之譏

誚乎河南之儀封有故左副都御史東阜先生劉公元配封恭人岳氏宋鄂王武穆之後裔也幼閑禮度端淑寡言其女道有足稱者年甫笄歸東阜先生克以孝事其舅姑辛勤具甘旨奉養得其懽心其婦道有足稱者先生自游邑校登甲科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事不少嬰諸懷人以為必有妻以相之也恭人蚤夜綜家政內外咸理先生爲御史時嘗以直諫遠謫恭人曰此臣職也了無愠色其妻道有足稱者恭人人生丈夫子四爰彖象占皆飭行力學弗侈弗肆人以為必有母以教之也而恭人訓迪有方恒諭以敦

禮讓崇儉素植立門戶以無忘先都憲之德其母道
有足稱者合是四者而有之此天下之全德宜其享
天下之全福也今恭人行年七十而十一月十二日
寔維初度其姻眷岳生咨翟生昌胤王生在走亦百
里問壽於余余自愧謏陋安能爲恭人揚聲光哉三
生請之不置乃詰之曰汝何以壽恭人曰恭人之德
閭里則之一方化之惟德致福而壽斯隨之敢以是
爲壽曰旨哉願聞其再曰恭人之壽戚黨祝之鄉曲
頌之人心攸同而天必從之敢以是爲壽曰情哉願
聞其再曰恭人之子伯仲皆良紹武承芳于先人有
光亦惟慈訓之臧尊榮豫康壽考無疆敢以是爲壽
曰樂哉盡壽之道矣夫其心甚樂則其壽甚永內無
它慮神情安裕耄耋期頤亦絲茲致乃事理所必有
者而恭人之壽詎可量乎抑四海之遠九州之大果
真有仙人殆無以過之矣而况虛詭不經荒唐恠誕
之說皆事理之所無者乎余嘉三生之言遂援筆序
其事以張恭人之壽

壽雙崖李公八十六序

昔箕子衍皇極之疇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夫人君體天以理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

者福之使其仁壽安富然後可以望其協極否則沮於願欲迫於俯仰其何能穀所謂汝弗能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也則夫斂時五福以敷錫庶民者豈真有斂散之迹哉蓋有道之君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其經綸懋業自能措一世於雍熙太和之盛而斯民皆得以飽暖安逸浹訓治化有壽考而無夭折是果誰之賜邪揆厥所由謂非人君有以予之不可也抑所錫之福有五而壽爲之先故箕子衍五福之疇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今夫壽考康寧考終命謂之曰福宜也獨攸好

德者乃自脩之事何以列諸福嵩渚子曰人之有生也愚闇無知未免妄作以陷於罪戾雖處富壽觸冒禁網者有矣其何以致福乎惟夫氣質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則災害自消受天之祐謂非天下之至福不可也是攸好德者又諸福之根柢而上之導下下之承天惟在於是而已善乎許益之曰上之人能使下好德則可遂其錫福之公下之人能攸好德則可享天所賦之分顧斯世斯民知德者鮮矣矧曰好乎嘻此所以諸福兼備之難也余聞雙崖李公三晉之善士也樸茂儉直勤力稼穡性弗喜華侈敝衣糲

食怡然自足善飲酒少酣輒散步壠畝躬視家人耘
耔且諭之曰蚤完 國賦吾輩食其餘耳然宗族親
戚不有貧者乎宜竭困以賙之平生卹窮濟乏如恐
不及有里胥至必勞以飲食雖家有顯官弗變其疇
昔鄉曲皆稱其長者云又聞公敦尚行義事繼母以
孝聞撫諸弱弟咸有成立訓課子孫耕讀弗俾暇逸
凡此皆攸好德之事公服行靡倦誠皇極之俊民保
錫之良軌也而壽考康寧之福固宜其滋至哉公有
丈夫子五長應奎中正德庚午鄉試今仕爲 晉府
右長史次應韶治農別業次應庚中嘉靖乙酉鄉試

今知乾州次應箕中嘉靖甲午鄉試今會試南省次
應斗郡學生伯仲齊名綽著文譽孫男十六人念愈
同登乙未進士今念守歸德愈守鳳陽金紫交輝竝
稱良牧餘皆劬學勵行遠大可期曾孫男十人闔門
雍睦人無間言而公以應庚貴 封順天府推官孟
子之所謂三達尊洪範之所謂九五福公悉有之求
之天下式鮮厥儷豈特三晉之所罕見者哉秋八月
二十有八日爲公始生之辰蓋八十六春秋矣商丘
尹郭侯忠顯爲歸德屬吏沾被德澤受知爲深乃走
使大梁徵言以致賀余以寡陋嘗納交於歸德雅聞

公操履醇篤全福攸萃欲造拜堂下一覲其德容而
不可得茲因郭侯之請聊繹箕疇之旨爰推原公之
所以獲福者皆 聖天子之所敷錫而攸好德於
厥躬乃其致福之本有不可誣者如此詩曰豈第君
子求福不回又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余不佞敢歌
是詩以復侯遙爲雙崖公壽

高渚文集卷之六十八

